

《浪浪山小妖怪》：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叙事转译

潘诗佳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4日

摘要

《浪浪山小妖怪》以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叙事转译为核心命题, 通过神话故事的现代化重构实现创作突破。影片在叙事层面构建多重创新维度: 视角上颠覆传统叙事惯性, 将焦点从经典英雄转向边缘小妖怪群体, 赋予故事更强的现实共情力; 结构上突破线性叙事框架, 以平行宇宙设定拓展叙事场域, 借公路片“任务驱动”模式串联非线性体验, 并通过多维度互文结构深化主题表达; 主题上以荒诞叙事为外壳, 既在妖界日常场景中映射人间烟火气与现实议题, 又聚焦平凡生命的价值觉醒与突围, 完成对经典主题的当代转译。在美学表达层面, 影片实现东方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的深度交融: 视觉呈现上达成传统美学基底与当代视觉语言的共生, 叙事符号中实现传统文化意象与当代情感载体的共振, 风格手法上完成古典美学精神与当代叙事技巧的融合。作为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典型文本, 《浪浪山小妖怪》通过叙事创新与美学交融, 为国产动画的传统文化传播与当代性表达提供了有益范式, 彰显了东方美学在当代语境下的持久生命力与创新可能。

关键词

浪浪山小妖怪, 中国动画电影, 东方传统美学, 创新性叙事, 中国神话, 当代审美

Nobody: A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ranslation of Easter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Shijia P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July 10,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August 4, 2026

Abstract

Nobody takes the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ranslation of Easter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s its core

文章引用: 潘诗佳. 《浪浪山小妖怪》: 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叙事转译[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3): 367-375.
DOI: 10.12677/arL.2026.153052

theme, achieving creative breakthroughs through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stories. The film constructs multiple innovative dimensions at the narrative level: in perspective, it subverts tradition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by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classic heroes to marginalized little monsters, endowing the story with stronger realistic empathy; in structure, it breaks through the linear narrative framework, expands the narrative field with a parallel universe setting, connects nonlinear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mission-driven” mode of road movies, and deepens thematic expression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textual structure; in theme, it uses absurd narrative as a shell, mapping human worldliness and realistic issues within the daily scenes of the monster realm while focusing on the value awakening and breakthrough of ordinary lives, thereby complet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of classic themes. At the level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the film achieves a deep integration of Easter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sensibilities: visually, it accomplishes a symbiosi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foundation and contemporary visual language; in narrative symbols, it realizes a reson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imagery and contemporary emotional carriers; in stylistic techniques, it merges classical aesthetic spirit with contemporary narrative skills. As a typical text of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Nobody* through its narrative innovation and aesthetic integration, provides a valuable paradig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in domestic animation, showcasing the enduring vitality and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Eastern aesthe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Keywords

Nobody, Chinese Animated Film, Easter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nnovative Narrative, Chinese Mythology,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神话故事在现代化重构下的创新

近年来,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尤其是传统文化经典题材动画电影的院线表现愈发亮眼、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围绕动画原作进行的传统文化IP开发成为动画电影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形成了动画市场价值体系中不可忽略的长尾效应,呈现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创新空间[1]。时代不断向前推进,各领域依托原作展开二次创作的现象愈发普遍,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在小说创作领域,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堪称其中的标杆之作。这部作品从“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一经典历史典故中汲取灵感,将虚构的唐代基层官吏李善德设定为核心线索,巧妙串联起唐玄宗、杨贵妃等家喻户晓的历史IP。全书以李善德完成“荔枝贡”任务的坎坷历程为主线,不仅让原本符号化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更借基层官吏的独特视角,生动呈现了个体在皇权体系下的生存博弈与处世智慧。

在电影领域,2023年上映的剧情片《满江红》同样极具代表性。影片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同名词作为精神内核,围绕“岳飞遗物”构建起完整的叙事框架,成功塑造出张大、孙均等鲜活的基层角色,并让这些角色与岳飞这一经典历史IP形成了深刻的情感联结。影片没有直接刻画岳飞本人,而是通过配角群体对岳飞精神的追寻与传承,让历史IP中厚重的爱国内核与当代家国情怀产生强烈共鸣,进而实现了历史精神与当下语境的巧妙契合。在舞台艺术领域,2025年十四艺节参评剧目《生命册》话剧改编自李佩甫的茅盾文学奖同名原著。主创团队耗时5年深挖原著内核,以时空交错的舞台叙事,聚焦主角吴志鹏从乡村到城市的命运变迁。作品保留原著中对“命运、欲望与坚守”的深度思考,用舞台语言强化角

色情感冲突，让文学 IP 的人文精神更具现场感染力。

当下，动画电影改编圈已悄悄兴起围绕原著或传统 IP 角色的再创作热潮。各创作团队不再局限于对 IP 角色的单纯复刻，而是走上“坚守内核 + 创新视角”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既让经典角色牢牢扎根传统文化基因，又使其精准契合当代受众的情感诉求，最终助力 IP 价值实现长效传承与持续焕新。

东方传统美学以天人合一为内核，兼具写意传神、虚实留白的审美特质，融汇自然意趣、人间烟火与生命哲思，于市井百态与山水景致间，尽显含蓄温润、以小见大的东方韵味。当代美学则突破传统框架，融合多元艺术形式与现代理念，注重个性表达、现实思考与潮流创新，风格包容多元。二者相融共生的审美特点，在《浪浪山小妖怪》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系列的衍生作品，《浪浪山小妖怪》以原创无名小妖怪为主角，在经典的西天取经世界观下，开辟出“西游宇宙”的全新篇章。它跳出传统妖界叙事中“正邪对立”“英雄救世”的固有框架，摒弃对“妖怪”形象的脸谱化塑造，将镜头对准浪浪山的普通小妖怪群体，对这类以往处于叙事边缘的“小人物”，进行了身份、性格与命运的全新挖掘和细腻诠释。以主角小妖怪为例，影片打破“妖怪必凶狠或必呆萌”的刻板印象，赋予其立体丰富的性格层次：既有对“大王”的敬畏、对“建功立业”的朴素渴望，也有面对生存压力的迷茫、犯错后的愧疚，更藏着对同伴的善意与对自我价值的隐秘追寻。就连浪浪山的其他小妖怪乃至“大王”等角色，也摆脱了符号化塑造，各自带着生活化的小缺点与小坚持，让“妖界”成为映射现实人生的生动镜像。这种角色再创作，让传统奇幻题材中的边缘群体走到舞台中央，用真实可感的情感共鸣，精准回应了当代观众对角色深度的多元期待。

2. 《浪浪山小妖怪》创新性叙事

2.1. 视角创新：颠覆传统叙事主体，聚焦边缘个体

一直以来，不管是影视创作还是文学改编，《西游记》的核心都围绕唐僧师徒四人铺展。唐僧心存悲悯、意志坚定，背负着西天取经、普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孙悟空本领高强，借七十二变与火眼金睛一路降妖除魔，是正义与力量的绝佳象征；猪八戒虽贪吃懒做、贪恋美色，却憨态可掬、自带笑点，让取经之路多了不少轻松诙谐的色彩；沙僧则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始终扛着挑担的重任，是团队里不可缺少的后勤保障。四人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们的冒险历程构成了《西游记》的故事核心，观众也早已习惯透过他们的视角，领略这个奇幻瑰丽的神魔世界。

正如导演於水所说，以小妖怪的视角审视“西游世界”，能产生新的命题和故事^[2]。这些小妖栖息在浪浪山，既没有强大的法术，也没有崇高的使命，每天为了生计忙碌奔波，在妖怪大王的驱使下做着琐碎又危险的工作。他们是被忽略的群体，是庞大妖怪体系中的底层存在，在传统《西游记》故事里，往往只是一闪而过的背景板。

视角创新背后的文化与情感价值

《浪浪山小妖怪》的视角突破，远不止是调整叙事方式那么简单，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探寻与生动传承。在传统《西游记》故事中，本领高强的神魔与英勇果敢的师徒四人肩负着主流文化价值观，他们的历程彰显着正义、勇气、智慧等传统美德。而这部影片却将视野投向小妖怪，让传统文化中被掩盖的维度得以充分展露——即平凡个体的生存智慧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这些身处底层的小妖怪，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梦想、情感与价值观。他们在困境中彼此扶持，执着追寻自由与尊严，这份精神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理念一脉相承。影片以小妖怪的视角为切入点，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传递传统文化价值观，让观众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情感传递层面来看，视角创新让观众得以更深刻地触碰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小妖怪的立场感受

他们的悲欢离合，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小猪妖对母亲的牵挂、对朋友的赤诚，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怯懦与坚守，这些真实可感的情感总能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观众仿佛能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生活影子，进而更透彻地领会并认同影片的情感核心。这部电影将叙事焦点对准社会中的“大多数”，让平凡的大多数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自身的存在[3]。这种视角创新为动画叙事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全新启发。它打破了传统动画“主角至上”的固有模式，证明了配角也能成为故事核心，小人物的故事同样具备独特魅力。这不仅为动画创作者拓宽了叙事思路，更激励他们挖掘更多元的故事题材与角色视角。在未来的动画创作中，若能借鉴这种创新视角，聚焦被忽视的群体，展现他们的生活图景与情感世界，必然能创作出更丰富多元、更具深度的优秀作品。

2.2. 结构创新：打破线性框架，重构叙事逻辑

在经典 IP 改编热潮席卷行业的如今，《浪浪山小妖怪》之所以能跨圈层破圈、掀起全民情感共振，不仅因为细腻描摹了“小人物”的情感世界，更在于其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窠臼的结构革新。影片以国民级 IP《西游记》为依托，灵活整合平行宇宙设定、公路片式结构与多维度互文结构，重构了经典 IP 的叙事逻辑，为传统题材的现代表达献上了极具借鉴意义的范本。

2.2.1. 平行宇宙设定：在经典基底上开辟全新叙事场域

传统《西游记》的叙事核心始终围绕“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主线展开，所有情节与角色都服务于“降妖除魔”的核心任务，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叙事闭环。而《浪浪山小妖怪》最具突破性的结构设计，便是在《西游记》的世界观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独立自洽的平行宇宙，让叙事得以摆脱主线束缚，开辟全新表达空间。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西天取经”不再是唯一的叙事重心，而是退化为背景性事件——唐僧师徒的队伍只是小妖怪们口中“即将路过的大人物”，是推动小妖怪群体行动的外部诱因，而非故事的绝对核心。影片的构思堪称绝妙：它大胆地将“西天取经”这一承载着普度众生使命的神圣征程，幽默地降维成一场“拼好团”式的山寨取经 cosplay [4]。影片将叙事焦点完全转移到浪浪山这一“边缘地带”，聚焦于以小猪妖为代表的普通妖群的生存日常与精神世界。这里有自己的权力体系、生活节奏与价值追求，与传统《西游记》中“仙佛与妖魔对立”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区隔。这种设定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借助《西游记》国民级的认知基础，大幅降低观众的接受门槛，同时依托平行宇宙的设定划定清晰边界，为创作预留了充足的自由空间。小妖怪的命运不再与师徒取经的主线紧密纠缠，转而以“假扮师徒，西天取经”这一内部任务为核心铺展叙事，既让创作得以深入挖掘基层个体的生存全貌，也让经典 IP 的世界观更显立体丰盈、多元鲜活。

2.2.2. 公路片式结构：以“任务驱动”串联非线性体验

《浪浪山小妖怪》跳出传统动画“起因 - 经过 - 结果”的线性叙事，创新性借鉴公路片经典框架，以“假扮师徒，西天取经”为核心任务主线，串联起一系列碎片化场景与体验，勾勒出独具特色的非线性叙事节奏。

公路片中的主人公在旅途中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这些经历促使他们发生变化、不断成长。性格的雕琢、思想的成熟以及情感的升华，均是旅途体验的关键构成[5]。公路片的核心要义是“在旅程中见天地、见众生，更见自我成长”，这一特质在影片中得到了极致呈现。小猪妖从浪浪山妖洞出发，一路上先后经历了“双狗洞遇险”、“北山村降鼠妖”、“小雷音寺破局”等诸多情节。这些场景并未遵循单一逻辑循序渐进，反而各自承载着独立的情感与信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让团队形象越来越靠近真正的唐僧四人，真切体会到被人需要的价值，最终实现自我觉醒。这次结构创新的关键，在于叙

事重心的转移，真正触动观众的，是主角团在旅程中展现的迷茫、坚持与善意，是碎片化场景中透出的真实生活质感。这种叙事逻辑，精准契合了当代观众对“个体体验与情感共鸣”的追求，让故事更具代入感与感染力。

2.2.3. 多维度互文结构：在呼应与解构中深化主题

《浪浪山小妖怪》的结构创新，还藏在其精心搭建的多维度互文网络里。影片既与《西游记》经典元素形成显性呼应，又在妖界内部完成自我互文，更与现实生活达成隐性勾连，在解构经典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认同平凡者价值”这一核心主题。

其一，是与经典 IP 的显性互文。唐僧师徒的剪影、传奇故事、“抓唐僧”等《西游记》标志性元素，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持续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真正的唐僧四人在小妖怪眼中成了需刻意躲避的“大人物”；传统认知里“邪恶”的妖怪，有时显露出善良、忠诚的一面。这种“熟悉元素搭配陌生视角”的互文方式，为经典 IP 打开了全新的解读维度。

其二，是妖界内部的自我互文。通过小猪妖与母亲的通话、和同伴的日常互动，影片搭建起妖界的家庭伦理与社群关系。母亲的叮嘱、同伴间的日常片段，与人类社会的家庭温情、职场协作形成鲜明的镜像对照。这种内部互文让妖界摆脱了脱离现实的奇幻虚构属性，成为映射现实社会的载体。

其三，是与现实生活的隐性互文。影片中“小猪妖刷锅被问责”“公鸡画师反复改图”“大王洞编制内卷”等情节，精准对应了当代职场中的基层员工生存困境。这种跨次元的呼应，让故事跳出奇幻题材的束缚，成为对现实生活的生动刻画。而正是这种互文结构，让影片主题获得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无论是平行宇宙的空间拓展、公路片式的节奏重塑，还是多维度的互文交织，《浪浪山小妖怪》都以这三重结构创新，挣脱了传统 IP 改编的线性叙事束缚。它向行业证明，经典 IP 的传承无需困于复刻，通过结构革新，既能坚守其固有的文化内核，又能赋予其契合当代审美的表达形式，而这样的创新，恰恰是经典 IP 具备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3. 主题创新：借荒诞外壳，映射现实与精神内核

“荒诞的基本点表现为一种割裂，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和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6]。《浪浪山小妖怪》得以崭露头角，叙事结构的精妙创新虽功不可没，但更核心的吸引力在于，它借着“妖界荒诞日常”这一独特载体，对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刻探寻。影片摆脱传统奇幻动画“正邪对抗”的浅层主题桎梏，将基层小妖的生存图景，与当代人的生活困境、精神追寻深度绑定。借助对现实议题的镜像呈现、个体觉醒过程的细腻描摹，以及经典主题的解构重塑，影片实现了极具当代性的主题跨越，让作品在奇幻的叙事表象下，凝聚起厚重的人文底蕴。

3.1. 现实议题映射：妖界日常中的人间烟火

影片主题创新里最能触动人心的地方，在于把荒诞的妖界设定化作对现实社会的精准隐喻，使得每一个场景都映照出当代人的生活轨迹与精神状态。这种映射从不是生硬的对照，而是自然融入角色行为与情节细节，让观众在奇幻叙事中清晰看到自己的生存缩影。

职场生态的刻画是影片现实映射的核心所在，尤其精准戳中“编制竞争”与“劳动异化”这两大当代职场痛点。浪浪山妖洞的权力结构，俨然是一个微型职场的缩影：大王为实现“抓唐僧”的核心任务筛选“得力干将”，小猪妖这种基层小妖，无不在渴望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编制认可”。这种对稳定身份与权威肯定的执着追逐，正是当代人编制竞争焦虑在奇幻世界的投射。而劳动异化的困境，在小猪妖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小猪妖为做好刷锅任务，主动用自己的鬃毛去刷，最后不仅没获得认可，还因磨掉锅上刻字遭追杀。这与当代职场中“劳动成果被随意评判”的异化场景高度吻合，让妖界的荒诞设

定与人间的现实焦虑形成强烈共鸣。

家庭关系的刻画则为生存焦虑注入情感慰藉，精准折射当代人的情感需求。比如小猪妖与猪妈妈的日常絮叨，猪妈妈看见小猪妖葫芦里的水一口没喝，立马去换新鲜的，亦或是小猪妖的报喜不报忧。这种跨越物种的亲情互动，完美复刻了当代人的情感模式。影片用妖界的家庭温情，消解了奇幻题材的疏离感，让当代人对“亲情庇护”的情感需求得到真实传递。

3.2. 个体觉醒主题：平凡生命的价值突围

相较于传统动画对“英雄成长”的聚焦，《浪浪山小妖怪》将主题落点于“平凡个体的觉醒”，通过小猪妖从“盲从权威”到“坚守自我”的转变，诠释了“小人物”在规训与压力下的价值求索，打破了“唯有英雄才具价值”的传统认知。

《浪浪山小妖怪》沿着从“神话英雄的再造”转向“社会个体的觉醒”这一文化逻辑，从宏大叙事朝向情感关照深度转化，有效回应了当代观众对职场中“被工具化”的倦怠[7]。初期的小猪妖拒绝沦为上层妖怪的背景，主动放弃对编制的执念，中期的小猪妖在小雷音寺拒绝诱惑，守住本心，实现了精神层面觉醒，最后他找到了属于普通人的生意义，从而完成了终极的自我觉醒。

影片对觉醒的升华之处，在于并未将其简单等同于“逆袭成功”，而是落脚于“主动价值选择”的完成。小猪妖最终既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英雄，也未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因此沦为一个普通猪妖，但他的选择产生的效果已然实现质变，明确了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觉醒更贴合当代人的精神求索。影片以此传递出坚守自我的重要性。

3.3. 解构与重构：经典主题的当代转译

作为《西游记》IP 的衍生作品，《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创新还体现在对经典主题的“解构与重构”。它打破了《西游记》“正邪对立”“英雄救世”的固有主题框架，同时重构了“英雄主义”“善恶认知”的当代内涵，让经典 IP 的主题基因在现代表达中焕发新生。

在解构维度，影片以荒诞手法彻底打破传统“英雄幻象”，为“取经意义”的重构埋下伏笔。传统《西游记》里，唐僧师徒是“降妖除魔、拯救苍生”的完美英雄，头顶无可撼动的正义光环，手握超凡能力。但《浪浪山小妖怪》却站在基层小妖的视角，让这一英雄形象充满荒诞感：唐僧师徒仅以模糊剪影亮相，在小妖怪眼中绝非“救世主”，而是可怕的存在；孙悟空“火眼金睛”“七十二变”等超凡能力，也沦为小妖怪间口耳相传的“可怕传说”，彻底褪去英雄的神圣色彩。影片将“降妖除魔”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小妖们跟风模仿“唐僧四人取经”，到把“斩妖除魔，守护他人”为己任，更具颠覆性的是，他们取经失败，被抹除记忆，修行彻底归零，似乎并没有达到世人眼里“英雄”这一标准。

在主题重构层面，影片跳出“取经成功便是救赎”的传统逻辑，为“取经”赋予了全新的当代意义——真正的成长不在于终点的“功成名就”，而在于前行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传统《西游记》里，“抵达西天、取得真经”是唯一的终极目标，所有历经的磨难都只是通向终点的铺垫。而《浪浪山小妖怪》却将叙事重心彻底转向“过程”。小猪妖在这段旅程中，他的成长与蜕变全程发生在“前行过程”中，与“取经终点”毫无干系。影片借此重构“取经”的深层含义：无论是师徒的西天之路，还是小妖的生存之路，“成长”的本质从来不是终点的成果，而是过程中对自我的认知、对价值的抉择。同时，影片也重塑了“英雄主义”的内涵：真正的英雄并非拥有超凡能力的“救世主”，而是前行路上敢于突破惯性、坚守本心的平凡个体。这种重构让“取经”主题摆脱了宗教救赎的框架，成为当代人“自我成长”的精神隐喻。

从对现实议题的精准映射，到对个体觉醒的细腻诠释，再到对经典主题的解构重构，《浪浪山小妖怪》始终以“荒诞外壳包裹真实内核”，完成了动画主题的当代性跨越。它证明，当经典的主题碰撞当代

的认知，作品便拥有了跨越圈层、引发全民共鸣的持久生命力。

4. 《浪浪山小妖怪》中东方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的交融

神话的魅力不在于对原文本的书写，而在于对其进行再创作时的想象[8]。《浪浪山小妖怪》之所以能实现破圈走红，除了精准拿捏小人物的情感共鸣，关键还在于对东方传统美学的创造性革新。影片深植中国古典美学土壤，巧妙融入当代视觉语言与叙事逻辑，既让水墨意境与萌系审美达成和谐共生，又使传统符号与现实隐喻实现同频共振，更让古典精神与现代技巧完成深度交融。优秀的动画作品采用一种世俗化、娱乐化、普适化的文化态度，结合特定的电影类型和前沿的电影技术，消弭了文化隔阂，打破了文化藩篱。这些作品通过奇妙的想象和奇幻场景、自洽的叙事逻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白日梦，让观众在虚幻场景中感受人类真实情感[9]。这种创新打造出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体系，为国产动画的美学表达献上了极具参考意义的范本。

4.1. 视觉呈现：传统美学基底与当代视觉语言的共生

影片的视觉创新，始于对传统美学的深耕，终于与当代审美的适配，在场景、角色、色彩三大维度实现了古典韵味与现代张力的平衡。

场景设计以传统山水画为精神内核，融入当代视觉表达手法，实现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浪浪山的山林远景运用淡彩晕染技法，墨色由浓及淡自然渐变，云雾缭绕之处特意留白，既还原了古诗常出现的空灵意境，又让晕染过渡更显细腻流畅，契合当代观众对画面质感的高水准需求。近景的山石与草木兼顾写实特质与写意韵味，岩石的皴法暗藏传统山水画的笔法印记，而林间光影的动态变化则融入当代动画的光影设计思路，将静态的古典意境转化为可直观感知的动态场景，打破了传统水墨动画的固有局限。

角色造型在传统符号基础上，精准对接当代“萌系审美”。小猪妖、黄鼠狼精等核心角色均源于传统文化原型：小猪妖的圆润体态暗合传统瑞兽“肥猪拱门”的吉祥寓意，黄鼠狼精的尖嘴细腿则带有民间玩偶“生肖摆件”的造型特征。但影片并未拘泥于传统复刻，而是通过“简化线条 + 比例夸张”的当代设计手法重塑形象，弱化角色身上的复杂纹饰，以流畅的曲线勾勒轮廓，同时将头部比例放大至身体的三分之一，搭配小猪妖无辜的圆眼睛、耷拉的耳朵等细节，精准击中当代观众的“萌点”。这种设计，让角色既自带文化辨识度，又具备当代动画的亲合力。

色彩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情感的传递[10]。影片色彩系统巧妙平衡古典色调与现代视觉冲击，达成传统与当代的和谐统一。主色调直接溯源传统工笔画经典配色：浪浪山山体以赭石色为基底，搭配石青色植被点缀，天空采用藤黄与淡蓝渐变过渡，完整承袭“随类赋彩”的古典色彩理念。同时，影片灵活融入当代动画色彩技巧：小妖服饰、妖洞幡旗等细节处，以高饱和度的朱红、明黄等亮色作为点缀，既打破传统工笔画色调的沉静感，又丰富画面视觉层次；夜景场景中则通过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烘托氛围，精准适配当代观众对色彩张力的需求，最终实现独特色彩表达。

4.2. 叙事符号：传统文化意象与当代情感载体的共振

影片对传统叙事符号的运用，并非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通过“保留文化基因 + 注入当代内涵”的方式，让古典意象成为承载现代情感的有效载体，实现了文化共鸣与情感共鸣的双重统一。

《西游记》经典符号的当代转译是影片的核心创新。“取经”“妖怪”“山洞洞府”等国民级传统符号，为影片构建了天然的文化共鸣基础，而影片的突破在于对这些符号的内涵重构：传统“取经”是师徒四人的宗教救赎之旅，在影片中则转化为小猪妖的小人物成长之路，“西天”不再是具象的目的地，

而是抽象的“自我实现”目标；传统“妖怪”多为“正邪对立”的功能性角色，影片中则成为“基层打工人”的隐喻，浪浪山妖洞的层级结构、任务分配模式，俨然是当代职场的奇幻投射，大王的指令对应“老板要求”，熊教头的监管对应“中层管理”，让“妖怪洞府”成为映射职场生态的镜像。这种转译让传统符号摆脱了经典IP的叙事束缚，成为贴近当代生活的情感载体。

中式家庭伦理符号的现代表达则赋予影片温暖的情感底色。影片中猪妈妈的形象塑造完全延续了“嘴硬心软的慈母形象”的传统文学意象。“妈妈的水壶”，“父亲的绝招”等极具生活感的形象符号，将中式家庭里含蓄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影片的巧思在于，将这种传统意象与当代人的情感痛点精准对接，许多情节完美复刻了当代背井离乡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让这一系列传统意象突破了时代局限，转化为全民可感知的亲情牵挂，实现了传统伦理的当代传承。

传统器物的喜剧化改造，搭建起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幽默沟通桥梁。小妖们使用的竹制工具、布制行囊、陶制炊具等物品，均源自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日常器物，承载着中国古典器物美学内核。在影片里，这些器物并非只是单纯的背景道具，反而被注入了当代喜剧语境。比如蛤蟆精用手中的“凤首壶”痛饮一顿，“四大天王塑像”独特的位置摆放等等，这种呈现方式让传统器物挣脱了死物的束缚，成为连接古典生活场景与当代幽默表达的重要桥梁。

4.3. 风格手法：古典美学精神与当代叙事技巧的交融

影片的风格创新，在于深入挖掘古典美学的精神内核，并用当代动画的叙事技巧进行转译，让“虚实相生”的古典理念与现代叙事节奏形成有机统一。“虚实结合”的古典美学理念在影片中获得现代表达，如影片中的山水场景、小雷音寺、妖怪洞府的屏风等等，既立足于东方语境，又为小妖怪的荒诞取经故事提供了富有沉浸感的空间。

传统“荒诞美学”与当代职场梗的巧妙融合，构建起跨越时代的幽默体系。小妖们机械模仿唐僧师徒“走路姿态”的桥段，借鉴古典戏曲丑角的夸张表演手法，通过刻意变形的动作制造诙谐效果，自带“以丑为美”的古典喜剧特质。而影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种传统荒诞与当代职场场景精准衔接：小妖们为“迎接大王检查”临时排练“整齐步伐”的情节，暗合当代职场中“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表演”，让古典的夸张诙谐转化为当代人可共情的职场荒诞感。这种融合既打破了传统喜剧的“年代隔阂”，又让当代幽默梗兼具深厚文化底蕴。

无论是视觉层面的“古韵新形”、叙事层面的“旧符新义”，还是风格层面的“古魂新技”，《浪浪山小妖怪》的美学创新都印证了核心观点：传统美学不是僵化的文化遗产，而是可进行当代化转化的鲜活基因。水墨意境邂逅萌系审美，古典符号对接现实情感，传统精神融合现代技巧，国产动画便能从文化根脉中汲取力量，在时代语境中收获共鸣，走出一条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活力的审美路径。

5. 结论

《浪浪山小妖怪》以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叙事转译为核心创作逻辑，通过神话故事的现代化重构与多维艺术创新，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当代表达的成功探索。影片在叙事层面实现了系统性突破：视角上跳出传统神话对英雄主体的聚焦，以边缘小妖怪的个体叙事构建起强烈的现实共情，让经典IP焕发出当代生命力；结构上打破线性叙事的固有框架，平行宇宙的设定拓展了叙事边界，公路片式的任务驱动模式串联起非线性体验，多维度互文结构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呼应中深化了主题内涵；主题上以荒诞叙事为载体，既在妖界日常中复刻了人间烟火气，映射了当代社会的现实议题，又聚焦平凡个体的价值觉醒与突围，完成了对经典主题的当代转译，实现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在美学表达层面，影片构建了传统与当代交融共生的独特范式：视觉呈现上以东方传统美学为基底，

融入当代视觉语言与技术手段，形成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质感的审美体验；叙事符号上将传统文化意象转化为当代情感载体，实现了文化内涵与情感共鸣的双重传递；风格手法上传承古典美学的写意精神，结合当代叙事技巧，达成了美学表达与叙事功能的深度契合。

作为国产动画传统文化当代转化的典型案例，《浪浪山小妖怪》的创作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既需坚守东方美学的核心基因，又要立足当代语境进行叙事创新与审美适配。影片通过视角、结构、主题的多维创新与传统美学的当代转译，不仅为国产动画的传统文化表达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更彰显了东方传统美学在当代语境下的持久生命力与创新潜力。未来，国产动画可进一步深化传统与当代的融合探索，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持续拓展叙事边界与审美维度，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实现价值突围，助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与传播。

参考文献

- [1] 周安若. 论动画设定集的书影互文体系与数智传承机制[J]. 出版广角, 2025(10): 101-106, 120.
- [2] 於水, 王怡婧. 《浪浪山小妖怪》: 从“取经神话”到“草根史诗”的叙事革新与价值重构——於水访谈[J]. 电影艺术, 2025(5): 113-119.
- [3] 马金硕, 崔钰婷. 《浪浪山小妖怪》: 反英雄叙事与职场边缘人主体性的戏剧构建[J]. 文学艺术周刊, 2025(19): 42-45.
- [4] 陈晓萌. 《浪浪山小妖怪》: 身份错位的荒诞喜剧与凡人微光的英雄之旅[J]. 当代动画, 2025(4): 20-23.
- [5] 王俊发. 冒险与成长: 人物配置视角下公路电影的特征分析[J]. 电影研究, 2024(5): 103-105.
- [6] 让-保罗·萨特. 萨特文学论文集[M]. 施康强, 等,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7] 官雪洁, 黄懋. 《浪浪山小妖怪》: 新神话主义视野下中国西游题材动画电影的现代性寓言及文化意涵[J]. 电影文学, 2025(21): 113-119.
- [8] 石钰. 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现代改编的转换与突破[J]. 视听, 2024(9): 29-33.
- [9] 覃晓玲. 中国魔幻电影的东方美学精神表达[J]. 电影评介, 2021(4): 6-12.
- [10] 李雨薇. 基于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场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应用探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11): 187-189.